

卡薩布蘭卡

艾卜斯坦等著

陳維姜 劉良模 譯

言 丰 校

卡薩布蘭卡

〔美〕 裘力斯·艾卜斯坦 菲立普·艾卜斯坦

霍华德·柯琪 著

陈雄姜 刘良模 译

言 丰 校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 京

Casablanca

by Julius J. and Philip G. Epstein and Howard Koch

Best Film Plays 1943-44

Crown Publishers, New York

卡 薩 布 蘭 卡

統一書號：10061·282

中 國 電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單含敬寺12號)

開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張4 $\frac{1}{4}$ ·字數：77,000

1963年4月第1版 196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冊 定價：0.46元

財政經濟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編者說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好莱坞除制作了大量直接为战争服务的新闻纪录片外，也拍摄了不少以战争为背景的故事片，其中有一部分故事片因袭了好莱坞间谍侦探片的老公式，加上某些反法西斯的情节，借以宣传美国的政策。《卡萨布兰卡》便是这类影片中较著名的一种。它基本上属于间谍侦探片的类型，但就人物性格刻画而言则比较细腻，因而在艺术手法上表现出某些在一般的好莱坞间谍侦探片中所不易看到的特色。

从这个剧本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仿佛也接触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占领区的人民抵抗运动，但实质上，这些浮光掠影的暗示，目的还是在于宣扬只有美国才是“自由”“民主”的乐土，人们辗转来到卡萨布兰卡，都是为了要到美国去；能不能弄到去美国的护照，成了剧本中戏剧动作的轴心。其中有的人在情节发展中甚至表现了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是为反法西斯斗争而牺牲么？不是的。只是为了个人的爱情。

值得注意的是，像《卡萨布兰卡》这样的影片，由于它基本上属于间谍侦探片的类型，所以好莱坞也曾不只一次利用几乎和它同样的情节公式来制作反共的影片。就这一方面而言，这个剧本是可供我们研究的。

1963年3月

第 一 章

渐显，一个旋转着的地球仪远景，地球仪旋转时，画面便活动起来了。来自欧洲各地的绵长的人流（模型）集中到非洲顶端的一点上来。这个活动画面出现的同时，传来了讲解员的声音。

讲解员：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在被禁锢的欧洲，许多人以希望的或失望的眼睛向往着美洲的自由。里斯本变成了一个大的转运站。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直接到达里斯本的；于是，一条迂回曲折的难民路线就形成了。

在讲解员讲述沿线各点的时候，画面化入说明那条路线的活动地图。

讲解员：（继续讲）从巴黎到马赛渡过地中海到奥兰。然后坐火车——或汽车——或步行——穿过非洲的边缘，到达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

镜头逐渐化入卡萨布兰卡的地形图，一边是海洋，另一边是沙漠。讲解员的声音又起。

讲解员：在这里，幸运的人——通过金钱，或者势力，或者碰上好运气——得到了出境护照，急急忙忙赶到里斯本，又从里斯本到美洲。但是其他的人，却只能留在卡萨布兰卡，——等，等，等。

讲解员的声音消失以后，镜头快速移到地形图上一条街的近景，然后化入这个城市中古老的摩尔人区域的白天的远景。起初只看到衬着热带天色的小尖塔和屋顶，远处是一片雾气笼罩的天空。然后镜头下移，显出摩尔人房屋的正面，又移到一条本地人住区的、但却充满着国际生活情调的狭窄、弯曲的街道。强烈的沙漠阳光，照得景色麻痹般寂静。一切活动都显得迟缓，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忽然一阵刺耳的汽车警号声冲破了寂静，戴面纱的妇女喊叫着找地方躲避，小贩、乞丐、儿童都躲到了门洞里。一辆警车疾驶而来，在一家旧式摩尔旅馆门前停住。——这里与其说是旅馆，不如说是一家鸡毛店更确切些。

镜头切入这家破旧旅馆的走廊。本地的法国警察跑上楼梯，撞进各间房间，把受惊的难民们拖出来。镜头切入一扇房门，一个警官正撞开门冲进去，我们看到一

个在枝形挂灯下面绳子上吊死的人影射到墙上。警官砰地关上了门。

接着我们看到街道一角，另外两个警察截住了一个白种人，和他谈话。

警察甲：可以让我们看看你的证件吗？

白人：（胆怯地）我——我大概没有……带在身边。

警察甲：这样，就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白人：（摸着他的口袋）可能我——啊，在这儿。

他拿出他的证件。警察乙检查证件。

警察乙：这些证件已经过期三个星期了。你应该——

忽然，这个平民冲出重围，在街上拼命奔跑，镜头跟着他移动。我们听见警察喊“站住”！但是那个人继续向前奔跑。一声枪响，奔跑者倒地。

镜头移到建恩和安妮娜在门口挤作一团的近景，看到这个偶然的惨剧，他们吓呆了。他们是奥地利人，一对年轻漂亮的夫妇，为环境所迫，离开了纯朴的农村生活，来到这个人地生疏而又情况复杂的地方。安妮娜的手紧握着她丈夫的臂膀，他们的眼睛跟随着正在检查被害者尸体的警察。接着，镜头又切入建恩和安妮娜，警车开回去时，从他们身边疾驶而过，建恩拉着他妻子。他们俩说话时都带着中欧的口音。



建恩：警察局一定在那边。

他们沿着警车驶去的方向走去。

接着我们看见一幢房子，屋檐下一块大理石上刻着这样几个字：“自由，平等，博爱”。镜头又下移到建筑物的正面，这是法国式的建筑，镜头又移到高耸着的拱门，上面写着“法院”，镜头继续下移到门口。一长列不同年龄，不同国籍的人，从屋子里涌出来，涌下台阶。镜头移向一直排到广场上的等候的人群，我们听到各种语言，只有很少字句听得懂，像“护照”，“警察先生”，“葡萄牙”，“一百法郎”。忽然人群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街上……

接着我们看到了广场，（从排队等候的人群的角度看过）就它的景色和建筑式样看来，这是典型法国式广场。这是卡萨布兰卡新市区的中心。警车急煞车在警察局门口停下。警察打开车子后边的铁栅门，一群奇妙的各式各样的难民从车子里涌出来。

广场旁的一家路边咖啡馆：一对中年的英国夫妇正站在他们的桌子前面，想要更清楚地看看警察局门前所发生的骚动。离他们不远，一个黝黑的欧洲人靠在电灯杆上吸着香烟。他在密切注意这对英国夫妇，而不注意街头景色。

英国妇人：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黝黑的欧洲人：（向这对夫妇走来）对不起，太太……你没有听见吗？

英国妇人：我们听到得很少，——懂得的更少。

黝黑的欧洲人：两个德国信使在沙漠中被杀死了。
（脸上带着冷笑）在……没有被占领的沙漠。

法院门前，（镜头从咖啡馆的角度摄取）我们看到难民们正从警车上下来，黝黑的欧洲人的声音一直不断……

黝黑的欧洲人的声音：对于难民和自由派，这是经常性的围捕……（这时，一个浅黄色头发的年轻女人——她是最后下车的——被赶到了警察局前面聚集着的难民们一起。）当然，漂亮的年轻女孩子，是给警察局长雷诺先生受用的。

我们又看到路边咖啡馆和谈话的人们。

英国妇人：（困惑地）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黝黑的欧洲人：按照惯例，难民和自由派几小时后就会释放，（微笑）女孩子却要明天早晨才放出来。

英国妇人：（她长着一副马脸，已过中年）呀，一个女人在这种鬼地方是不安全的！

黝黑的欧洲人：（耸耸肩）他们说，一个人要离开卡萨布兰卡，只要花两块錢領一张出境护照，可是要花二百块錢孝敬警察局长。自然，除非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有钱的人和漂亮的姑娘，能到里斯本去。穷人总是和我们一起。

英国妇人：可怕……

黝黑的欧洲人：不幸的是，随着这些愁苦的难民，欧洲的人渣也集中到卡萨布兰卡来了。他们有些人等了几年也拿不到一张护照（他同情地用手膀搭在英国人的肩上）先生，我忠告你，要留神。要小心谨慎。要时刻提防……这个地方尽是些坏蛋一坏蛋！到处都是！到处都是！

英国人：（这种突如其来的关怀，使他吃了一惊）呃！一呃！谢谢你。非常感谢。

黝黑的欧洲人：没有什么，（他有礼貌地脱帽致敬）再见太太。再见，先生。

他走开了，被这欧洲人的举动搞得有点心情纷乱的英国人望着他的背影，用手帕擦着额头。

英国人：（放回手帕）他很和气，是不是？

当他摸胸前口袋的时候，他发现少了什么东西。他解开上衣，往里面摸索。

英国人：真糟糕……

英国妇人：什么事，亲爱的？

英国人：把皮夹子丢在旅馆里了……

他扣好上衣，然后忽有所悟地朝黝黑的欧洲人离去的方向望去，心头疑云重集。但这时听到了头顶上低飞着的飞机的隆隆声。大家抬起头来：我们看见一架飞机在头顶上掠过，正准备降落，接着是一个近景，显示出飞机尾部有一个卐字徽。

镜头顺着在等候的难民行列移动，显示难民们抬望的视线随着飞翔的飞机转移。他们脸上流露出一共同的希望——而这架飞机就是那个希望的象征。这个移动镜头，直摇到排在街上的队伍的最后一行才停止，而建恩和安妮娜正好到场，排到队伍的最末尾。他们的眼睛也在跟踪这架轰鸣的飞机。

安妮娜：也许明天我们可以搭上飞机了。（渴望地）
建恩，在美国，你可以不要护照旅行一千英里，这是真的吗？

建恩：（以比别人懂得多的神气望着他的妻子）安妮娜，你和你的那些神话……

这时画面化入飞机场，这架飞机正在降落，——掠过飞机场旁边一所房子上的霓虹灯招牌。招牌上写着“里克饭店”。然后我们看见一群军官：维琪政府委派充当卡萨布兰卡警察局长的法国军官，路易士·雷诺上尉，正站在那里和别人谈话。他是一个漂亮的中年法国人，有礼貌，喜欢说笑，但同时又是一个精明而机警的军官。围着他的是德国领事汉斯先生，年轻的意大利军官唐奈利上尉，和雷诺的助手卡塞勒中尉等。他们的后面，是一小队法国本地兵。军官们看着飞机向他们滑行过来。那个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离开众人，向飞机即将停

落的地方走去。德国人敏捷地抢前意大利人一步，后者努力赶上去。

我们看到了飞机，机门上有卐字徽，机门开处，第一个下机的旅客，是一个戴宽边玳瑁眼镜的大个子德国人。他相貌温和，脸上带一种永远不变的笑容，这种笑容，多半是由僵冻了的脸部肌肉所造成，而非出自愉快的内心。任何时候，只要司特拉斯少校不高兴，他的笑容就会消失，表情就会变得像铁一般生硬。汉斯先生举起了臂膀，走到他面前。

汉斯：希特勒万岁。

司特拉斯：（态度很随便）希特勒万岁。（他们握手）

汉斯：（用德语）很高兴再见到您，司特拉斯少校。

司特拉斯：（用德语）谢谢你，谢谢你。

意大利人迎上前，殷勤地表示好感。

唐奈利：我是唐奈利上尉，听候您的吩咐，先生。

司特拉斯：谢谢你的好意。

唐奈利：我的部下殷切地期待着和您合作。

他讲到这里没能再讲下去。司特拉斯掉过头去招呼走上前来的雷诺和卡塞勒。汉斯给他们彼此介绍。

汉斯：（用英语）让我来介绍，这位是卡萨布兰卡的警察局长，雷诺上尉……司特拉斯少校。

两人握手。

雷诺：（有礼貌地——但话中带刺）没有被占领的法

国欢迎您到卡萨布兰卡来。

司特拉斯：（講純粹的英語——笑臉對着這個法國人）謝謝你，上尉。我很高興到這里來。

雷諾：少校，請允許我介紹我的助手，卡塞勒中尉。

卡塞勒沒有伸出手去，他們彼此只是敬禮和鞠躬。雷諾引導司特拉斯走向飛機場邊緣，汽車正等在那兒。漢斯和卡塞勒跟隨，意大利上尉殿後。——然後鏡頭跟着雷諾和司特拉斯向汽車走去。

雷諾：（又是語帶雙關地）少校，你會發現，卡薩布蘭卡的气候有一點兒熱。

司特拉斯：哦，我們德國人必須習慣各種气候——從俄國到撒哈拉。（他的笑容忽然消失，眼光變得冷酷無情）可是，也許你指的不是天气吧。

雷諾：（微笑地避開正題）親愛的少校，不指天气，還能指什麼呢？

司特拉斯：（恢復平易的態度）那末，關於信使被殺的案子，——是怎麼處理的呢？

雷諾：我的部下明白這案件的重要性，已經逮捕了比平時多兩倍的嫌疑犯。（講到這里，司特拉斯又用銳利的目光望着他。）

漢斯：雷諾上尉的意思是說，逮捕只是一種煙幕。我們已經知道凶手是誰了。

司特拉斯：好，那好。已經把他逮捕了嗎？

雷诺：不忙。今天夜里，他要到里克饭店来，（指着飞机场边的一家饭店）人人都到里克饭店来的。（汉斯耸肩，表示他对雷诺毫无办法。）

司特拉斯：我早已听说过这家饭店——也听说过里克先生本人，

他们走到汽车旁，镜头化入雷诺的汽车，正驶过麦迪那（卡萨布兰卡旧城）的狭窄而弯曲的街道。

雷诺：……自然，像司特拉斯少校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是不会仅仅为了两个信使被害而远道来到卡萨布兰卡的。

司特拉斯：（和蔼地微笑）上尉，我想，你是个很聪明的人。也许你能说出我到这里来的真正原因吧？

雷诺：让我猜一猜。也许和维克多·拉斯罗有关系。

司特拉斯：你实在很聪明……拉斯罗到达这里没有？

雷诺：今天早晨，从奥兰到达这里。同来的有一位漂亮的女人。否则的话，他的行装是很轻便的。

司特拉斯：（现在是一副谈公事面孔）雷诺上尉，不能让拉斯罗先生离开卡萨布兰卡再走远了，对德国政府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

雷诺：自然。

司特拉斯：（随便地，但密切注视着这个法国人）拉斯

罗先生准备为一张出境护照付一笔骇人听闻的贿赂，这是尽人皆知的事。

雷诺：（直截了当地）我准备拒绝。

司特拉斯：（微笑）这样我们就彼此了解了。也许我们要和拉斯罗先生谈一谈。你看在什么地方谈好？

雷诺：人人都到里克饭店去的，少校——我刚才是否已经说过了？

场景化入有“里克饭店”字样的电灯招牌；然后镜头往下移，看到一对男女正在由那扇旋转的大门走进里克饭店，音乐声和笑声从饭店里传出来。镜头由此切入里克饭店内部，这是一个豪华而时髦的夜总会，确实具有一种诱人和迷人的气氛。镜头向四面移动，看到这里沉浸着这种气氛：一个荳蔻年华的少女正在唱歌，由四件乐器组成的乐队伴奏着。那架钢琴是小巧的，橙红色的，下面装着轮子。坐在琴凳上的是一个黑人，叫山姆。他穿一条淡蓝色的长裤和一件运动衫。他一边弹奏，一边唱着“一定是你，一定是你…你真美呀！一定是你！”和“因为我的牙齿像珍珠”。他的四围是哼哼唧唧的谈话声和笑声。屋子里的人是各式各样的。有穿夜礼服的欧洲人，他们的女伴服式丽都，珠围翠绕。有穿着丝质袍的摩洛哥人，戴小毡帽的土耳其人，有地中海一带的人，有海军军官，有戴着军帽显示身分的法国海外派遣

军的军官。在屋子那一边，延伸到整堵墙的，是一个规模宏大、灯光灿烂的酒吧。

镜头从钢琴移到酒吧。当镜头经过各张桌子时，我们听到一片混杂的外国口音。间或听到一句半句英语——“我想在巴西做一点小生意——”。另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漂亮年轻女人，正在想家。她对一个追求她的老年男子说：“往常总想要一所堪斯的别墅，至少也想要一串珍珠——可是现在我心里想要的，只是一张出境护照。”

当镜头移到酒吧附近时，我们看见一个男人在失望地凝神。他的伙伴在安慰他，但他却黯然地说：“我再也不能离开这里了——我要死在卡萨布兰卡了。”最靠近酒吧的一张桌子上爆发出了一阵女人的笑声——然后镜头移到了酒吧柜。

我们看见了俄国侍者，他是一个年轻人，长着一副外国人相貌，身穿绸外衣。他说着相当于“干杯”意思的俄语，把酒送给顾客。然后他喊住了正在走过的另一个侍者。

俄国侍者：卡尔——

叫卡尔的侍者停步，转身，走到酒吧柜前。他矮个子，相貌和蔼，戴一副眼镜。

卡尔：是，萨夏——

萨夏：（带着很重的俄国口音）卡尔，我的朋友（他把